



浙东作家文丛（第9辑）

倒不了的老屋

◎ 樵夫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

倒不了的老屋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倒不了的老屋/樵夫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2

(浙东作家文丛. 第6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343-9

I. 倒... II. 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9036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倒不了的老屋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樵 夫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948千(本册字数161千)

印 张 255(本册印张13.5)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43-9

定 价 405.00元(全十八册)

语言·氛围·精神气质

——《倒不了的老屋》自序

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像散文这样依仗着语言。如果一篇散文的语言没有什么特质、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审美效果,这篇散文多半是走不了多远的,也引不起阅读欲望。语言致使散文这样,散文中的题旨与感悟也就被撂倒了,作者所有的愿望都会落空。什么是好的散文语言呢,就我个人的写作经验与对好散文的内心认定来说,好的散文语言的确是沉迷在个人的感性经验中的具有铺陈浓郁叙事的密实的语言。这种语言越密实,语言就越具有力量,质感越强。散文语言的力量自然是先建立在语词的选择与运用上,语词是散文这座大厦的砖瓦。我们知道一个语词对应着一个思想内核,哲圣柏拉图的“理念”,其实就揭示了语词形式与内核的知识。选择了何种语词就表达了何种思想。用语的或惊诡或奇妙或婉丽或凄美,往往呈现出写作者内心奇异而独特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验。而这种独特的感受与体悟对散文来说太重要了,是散文的灵魂。许多端着高蹈的姿态、用庸常的语词写出的散文,其本质与好的艺术性的散文相距太远,那种散文让人读来索然无味。语词的精准性有时恰恰让人觉得某种苍白,那种苍白是感觉的苍白意味的苍白,它的太确实的指向阻挡了阅读者的阅读脚步,就仿佛人总是与一些毫无幽默感的人打交道,了无趣味,散文呈现的感觉太乏味了。

散文语言要具有这样一种指向性:它启迪着或令人击节地

激发我们阅读者对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事和物的或深或浅的重新理解,让我们调动自己的感觉与情思再度触摸事物,感悟事物,思索生命。

氛围或者说感觉是散文的一节极为重要的链条。氛围的营造或者说感觉的漫漫,一方面有赖于语词的选择与运用,同时又影响题旨的建立。语言的密实、叙事的绵延、句群的悠长,都深刻地影响着散文的艺术氛围与趣味。单个的语词仿佛某种单色,语词被运用到叙事的句子中,运用到句群中,语词的词义已发生了让人惊诧的变化,仿佛红色与蓝色放在色板上一样,红色不再是原本的红色,蓝色也不再是原本的蓝色了,它们蕴涵着别样的意义。在绵延的叙事、悠长的句群中,好散文应追求语词的非本义的语义,那样衍生出的感觉才仿佛蔓萝花蔓延着,那样的句式所创造的氛围才会使阅读者再三咀嚼,有时拍案叫绝。

散文语言里要弥漫着某种精神气质。或哀婉伤痛的或明净清丽的或哲思沉暝的或静谧流淌的,这种种气质无不在语言、句式和行文中氤氲着。这种气质会调动阅读者所有的生活经验生命体悟,给阅读者心灵温暖。太多的散文,由于语言、句式和叙事的平庸,说理的肤浅,致使阅读者伫立在散文叙写事与物的外围,冷冷旁观,甚至转身即去。精神气质的骨骼里应浸渍着流动着作家关切民生、心灵与人性的骨髓,同时让阅读者在作家的个性创作中获得惊奇的审美经验,又在理性中获得心灵的温暖。罗素说:个性——这是区别开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东西——是与身体和非理性的灵魂相联系的,而理性的灵魂或者心灵则是神圣的、非个人的。非理性的灵魂把我们区别开来;而有理性的灵魂则把我们结合起来。

我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本散文中诸如《回不去的村庄》《阳光照彻》及《仿佛故乡》等篇什,已是朝这个方向走,即便蹒跚而行。

目 录

语言·氛围·精神气质——《倒不了的老屋》自序

- ◎ 001 倒不了的老屋
- ◎ 008 远去了的乡村腊月
- ◎ 020 我家的菜园
- ◎ 026 去看电影
- ◎ 031 回 家
- ◎ 041 我生命的暗礁
- ◎ 051 浇 水
- ◎ 054 水 井
- ◎ 057 温暖的声音
- ◎ 060 回不去的村庄

- ◎ 070 零点，火车穿过昌傅
- ◎ 073 泥土的声音
- ◎ 075 搬 家
- ◎ 082 雪及雪后的事物
- ◎ 084 重 访
- ◎ 093 冬天里的事
- ◎ 098 又见霸根草

- ◎ 101 又见炊烟
- ◎ 104 初为人父
- ◎ 107 烈日下头披毛巾的人们
- ◎ 111 灵魂的吟唱
- ◎ 118 守门犬
- ◎ 120 十年之忆

- ◎ 132 母亲总在路上
- ◎ 142 找 活
- ◎ 145 喊回父亲
- ◎ 148 你是一个好女孩
- ◎ 150 给二妹
- ◎ 152 毛 毛
- ◎ 155 睡 相
- ◎ 157 母亲的辫子
- ◎ 160 越过苍茫

- ◎ 164 一路西行
- ◎ 176 湿漉漉的磁器口古镇
- ◎ 179 黄丝桥古城的精灵
- ◎ 184 风过长沙
- ◎ 188 徜徉在七盘仙谷中
- ◎ 191 游了自己的心
- ◎ 194 月亮桌
- ◎ 197 仿佛故乡
- ◎ 202 阳光照彻
- ◎ 206 在茅镬



倒不了的老屋

母亲打来长途,说老屋倒了,楼上原有的几十只瓦坛全被砸烂了,问我怎么办。母亲的声音是充满着依恋和无助的。我接到电话时正是黎明时分,春天的雾岚正在我们这座繁华都市的上空静谧地化开。我似乎是不经意间顿了顿,然后语气干脆地对母亲说,倒了算了,又没有人住,也不会再有人去住,春天雨水多,今天不倒明天倒。我想以这种干脆的口气淡化母亲那种无奈的情绪。母亲住新水泥房已有七八年了。母亲愣了愣,然后哦、哦地应着。母亲分心思了,她讷讷着放下电话。

想象着母亲怅然若失的神情,我再也享受不了黎明带来的宁静,再也无心阅读了。我猛然间悟到,自己无边无际的心灵原野上,原来是贮存了一方深湖的,二十六年了,现在这湖被母亲掷进了一枚石子。我记起了我家那幢已有九十年历史的青墙瓦屋,它尘封了三代人的生命印记。

我无法忘却它。

我忘不了它,是因为老屋有太多的我即使走到天涯也抹不去的醇香记忆,而这种记忆温润了我一生。

瓦 坛

我们家有很多的瓦坛。从我记事时起就有了这样的印象。



七八岁后我与村里许多玩得好的小伙伴白天像只鼠到处窜，伙伴们的家里大多都七零八落地放着瓦坛。我们家的楼上至少有五六十只瓦坛。这使得我常常仰视爷爷和我的父亲。因为房子就是从我爷爷手上造起来的，而瓦坛渐渐多起来似乎是在我父亲这一辈。我父亲常常冷不丁弄两只新的瓦坛来，然后脸上出现酷酷的很有男人味的笑。

对瓦坛我几乎难以描述它，因为现在已经很少看到，即使描述再精确似乎也难以让人记住。哲学家们说，理性是建立在感性之上的。好像现在瓦坛只在一些酒厂尚有。我们家的瓦坛基本上就是酒坛。因为在我家它们的用处不是盛酒，故我们不叫酒坛，叫瓦坛。酒坛，顾名思义，它盛的就是酒。瓦坛就不一样了，它盛着庄户人家一年的日子。我父亲就用瓦坛盛着谷种、豆种、花生种、麦子种——瓦坛首先是用来盛一年四季的庄稼地里的种子的。瓦坛里盛着的种子不会泛潮，加之瓦坛又搁于楼上，种子就保护得上好。种子就是庄户人家的日子。瓦坛其次用来盛一切不能回潮的东西。这作用就大了。比如盛年前自己做好的糖片、炒制好的花生和西瓜子或南瓜子、黄豆。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瓦坛的多寡其实就是日子的荣枯。如果谁家在五一节时还能端出一盆脆脆的没有回潮的糖片，谁家就会被人羡慕。

我们家那时是常被人羡慕的。每每这时父亲就隐隐地笑，发自内心的但又不张狂地笑。庄户人家即使在同村人面前也是需要自尊的。

我儿时的欢乐与自尊就更与瓦坛有关。我的欢乐是盛在瓦坛里的，瓦坛盛着我一年的憧憬和踏实，盛着智慧。

大年三十前几天，父亲母亲就紧张地准备年货，除了上街买爆竹和可以吃到正月十五的肉外，就是在家自制年货。这年货中就有糖片、黄豆、瓜子、薯片、花生等。对我们小孩子来说，糖片是最让我们关注的。光景好时，我们兄妹几个常缠着父亲多

制些糖片。糖片有芝麻做的、爆米花做的。制糖片的那几天大家整天忙着,有时忙碌到深夜,那是很令人兴奋的。那几天,几乎每家每户都是人声鼎沸。制糖片是复杂的,先要在头几天熬好麦糖,然后爆好米花,最后一个晚上要一气呵成地制作好糖片。那时,一个好刀手在村里就非常地受人尊重,家家户户都会去请他,因为他的糖片做得极脆,糖片切得像纸那样薄。那时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要有一技之长,被人尊敬是很叫人好受的。

糖片制好的当夜,不管多晚,父亲都要把它放入瓦坛。要不,制好的糖片就会潮成一团。芝麻糖片少的话就将其放在瓦坛的上面,以便于大年初一取出来给来拜年的人吃。我们家一般总有三四口大瓦坛盛着糖片。制糖片当晚,我们熬不住,大都提前睡觉去了。第二天一醒来就呼地爬上楼去寻找盛满了糖片的瓦坛。看到糖片,我们的心就踏实了。我们是经不住糖片诱惑的。

有了糖片,我们就能有好长时间过得欢乐而充实。到了五一节栽早稻时,倘若保管有方且平日节制得好,从口袋里仍能掏出几块糖片来。

这让我无法忘却瓦坛。

两只木箱

楼上有两只杉木木箱,叠放在两条并排的长凳上。从我记事时起,那两只木箱的油漆就有些剥落了。后来我从母亲那儿知道那两只木箱就是我母亲的嫁妆时,我抚摸着箱子愣了半天。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曾是地主,这让我惊诧不已。我读小学时,成绩虽为班上第一名且为班长,但因受外婆家成分的影响,加入少先队时艰难了一番。看着这两只杉木箱,我的心被锥了一下。母亲说外婆家是破落地主,到解放时其实什么也没有了。



母亲嫁给我父亲后,极其勤劳地操持这个家。她常在油灯下纺纱织布,把织好的花格子布一捆一捆地放入箱中。母亲说这样就不会被虫蛀。母亲又是个聪明而手巧的人,她能织出村里许多女人织不出的花色图案,能绣出别人绣不出的花。那些布若放到现在能卖上好的价钿。有一次我上楼去,走近那两只木箱时,好像有一股神力在拉我。我打开箱子,一捆一捆的织布码在箱里,齐崭崭的。箱子里好像放了樟脑丸,一股我从未嗅过的芳香弥漫着。上面的箱子没有放满,我挪动着又打开第二只箱子,里面也是织布,布的上面积了几本书。我打开书一看,脸霎时红了,是女性生理解剖书。我赶紧扔下,随后又拾起,像做贼般。我母亲是乡村接生员,是一个方圆几十里最优秀的接生员,有许多人难产都是我母亲去解决的。我对母亲敬重起来。母亲文化不高,但她肯学习,时常向我问一些她尚不识的字。

这之后,我每次走近那两只箱子时都怀着敬畏的心情,两只箱子装满了母亲的灵魂,物质承载了她纯洁的灵魂。母亲说,那些布够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穿的,还有一些准备给我姐做嫁妆。每当过年我们穿上用母亲织的布做成的新衣服时,母亲的脸上总是浮现着阳光般灿烂的笑。

那时家里穷,像模像样的东西大都被母亲藏在箱子里。家里没有像样的衣柜,到了我读高中时父亲才请乡村木匠打了一只杉木衣柜。衣柜里其实没有一件时髦的衣服,最好的就是咔叽布做成的衣裳。衣柜里除了堆放一些衣服外,还放一些杂物,比如一方刚买来的镜子或几张年画或几挂爆竹。再好一点的东西,母亲还是将它们放入楼上的箱子里。像手帕、毛巾,尤其是檀香味的香皂,都被母亲放入箱里。箱子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美的渴望的现实体现之所。我记得我姐长到十八九岁后,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似乎整个人都活在村里人的意识里。有一次她去箱子里取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缠着母亲,母亲瞅了瞅眼前



这个已是大姑娘的女儿，说了声，你拿去用吧。从此，我们天天洗脸时可以擦抹一点香皂，那种淡淡的檀香味让我们很开心。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看了《烈火金钢》，后来又看了许多小说。读初一时，我堂兄给了我一大堆小说，有《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那时有些小说是被禁的，但我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所吸引，为他们纯洁的爱情而感动。我心里似乎有一口井被他们挖掘着。为了长久地走进他们的世界，去体验他们的情感，我将书藏在箱底。从此，箱子里锁着我的秘密。我现在明白，所谓秘密其实就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而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人最本性的东西，比如自由、爱情。我那时虽然没有实质上的爱情，但有自由，有心灵的自由和意念中的爱情世界。

冬天是农闲时节，没有太多的活，天上日头总是暖暖的，大家上午扛着锄头去田地里转一圈，然后吃中饭。午饭后，我就躲在楼上，打开楼上的一扇门，冬日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射进来，门，让阳光长驱直入打到那青砖墙上。我搬了一条长凳，然后坐在温暖的阳光里，从箱底取出柳青的《创业史》专注地读着。在这样的冬日里，只要午后有阳光，我必定打开楼上那扇门，然后坐在如柱的阳光里，享受着自己那份精神上的愉悦。

我在冬天里的收获是村里人不曾知道的。

地 铺

小时候我盼过年，因为过年时可以睡地铺。大约在十一二岁吧，那时过年对我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可以穿新衣裳、打上几挂鞭炮和吃上平日难以吃到的鸡、鹅以及芝麻糖片，也意味着可以和我喜欢的亲戚一起挤着睡地铺。那时过年气氛特别浓郁，从初一直至元宵节，弥漫的亲情浓得像化不开的山岚。平日



里，大家都忙于耕作，即使是农闲时大家也都忙于侍弄田地，即使走走亲戚，心也好像是散着的，拢不来。只有过年时，大家才一门心思走亲访友。

过年时我最喜欢表哥和姐夫来。表哥是我姑姑的儿子，他每年都会来，有时代表我姑父来，因姑父身体不太好。表哥这人能说，肚里装着许多故事。他一来，我们总挤在一块睡楼上的地铺。地铺很干净，楼板在年前被清扫过且用布擦过。我们分睡两头，因为我们是平辈的人就显得没有拘束。我对世事的洞察力有相当一部分缘于与表哥的长夜闲聊。表哥大我七八岁，他的精力特别好，第二天等我醒来时他早已起床又去拜年了。我读初一时，已经看了许多书，姑父特别喜欢我。他是个文化人，每次过年去他家，姑父一见到我，眼睛就异常有神。表哥回家去时总要请一批外公家的人去做客，我似乎每年都要被请去。表哥说，你姑父在家等你去呢。那时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惦念着，那是很令人感动的。在离开家乡去省城读书前我几乎每年都要去姑父家住一两天。即使后来我在省城读书，只要有时间我总要赶十里路去给姑父拜年。姑父看到我总显得十分兴奋，忙上忙下，亲自下厨房替我弄些好菜，那时他快六十岁了。

我姐夫与我姐找对象时，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只要我不在家，我姐夫大多不宿夜。姐夫是个很拘谨的人，在我母亲面前他有时连手怎么摆放都不晓得。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后来只要知道姐夫来我们家就不外出做客，总等他。姐夫一见我，心里就轻松许多。他是个内向寡言的人，与人交流从不多答一句话，答话也非常有趣，总是答是或不是的。姐夫与我睡地铺时，我们的交流就很多，他的想法汩汩如泉，比方将来怎么样治家，对未来的预见，他都会跟我谈。我觉得他挺好，有责任心。我把这些告诉母亲时，母亲一脸快慰地笑。母亲说，你姐夫咋会跟你说呢。

母亲是自言自语的。我不回答，我明白母亲的意思，相信所有的母亲在看到呵护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即将走进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怀抱里时大抵都是这样的，那种快慰胜于自己的索取得到满足。我母亲就是这样，她看到女儿受了委屈，那种本能的呵护常让她失去忍耐力，她会大声斥责，那话语就像撒了一把把石子，打得人受不了。我现在端详着自己的女儿时，一下子理解了母亲。

我常常怀念睡地铺时的情景，睡地铺使我们回到人的本真状态里去。

我现在坐在阳台上，冬日的阳光温暖着我无尽的思绪。我明白老屋是倒不了的，它之于我就宛如长城之于我们这个民族。



远去了的乡村腊月

腊月里的最后几天我回到了故乡，这是我肉身的诞生地，我原先一直这么认为，但当我在尘世中滚过二十多年后，我知道它还是我精神的原生地和灵魂最终歇脚的地方。我去老屋的残垣处抚摸着那被岁月抛掷出去的石磨，望着依旧挂在壁上的柴刀，审视着已被泥淤成浅水的河塘……我的心灵仿佛又一次被濯洗与滋润。

碾米房

天要下雨了，乌黑乌黑的云把天空弄得仿佛夜色降临。父亲垂着右手在衣襟上搓了搓，瞅了一眼厅堂之外黑蒙蒙的天，要下雨了，他自言自语着。雨快要下了。他又说了一句，带着无奈与怨艾的神情，又转过身对着我说：去牛栏里把牛牵出来，下午去碾米算了。即使是在农事清闲的腊月，父亲也是闲不住的。父亲又跟母亲说，去楼上车两箩谷下来吧。说完，父亲与母亲上楼去了。母亲在前，父亲在后，他们登着楼梯，那情形好像是父亲托着母亲一步一步升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度。

我去牵了牛，父亲挑着满满的两箩筐谷子，母亲拿着畚箕和笕帚紧跟在后。碾米房离家有二百多米远，在一块平整的方丘上，屋子很宽敞，屋顶高旷。这屋子右边是碾房，左边是榨油



房,所以,那屋子是多称呼的,去碾米时大人们称它碾米房,去榨油时又称它榨油房。我,父亲,还有母亲,在路上疾疾地走着,天,越来越黑,仿佛有一口锅盖扣下来。父亲说,到了就不怕了。父亲腾出左手朝着金黄色的谷子捏了捏,说,谷子一淋雨就完了。我知道母亲之前已把这谷子晒了两天,经过阳光曝晒的谷子才能碾出脆烈的谷壳,米的颗粒才大。

到了碾米房,父亲放下担子,从我手上把牛牵过去,然后用一把稻草扎成的东西挂在牛的左眼边,以遮蔽牛的左眼。父亲说,这样子牛就不会去吃碾盘里的米了。母亲拱着背脊在打扫碾盘中陈日的积垢。碾道的直径有十来尺。母亲的汗已浸湿了耳边的两绺头发。父亲说,我来吧,说着,接过母亲手中的笤帚。我心里暖暖的,没感受到深冬的寒意。

父亲把谷子倒入碾盘,又把牛牵进碾道,然后把一个牛枷套进牛的脖子。父亲把我抱到一个架子上。牛是拉着嵌入碾盘里的架子走的,架子的双脚支在两个圆圆的石轮上,架子上是父亲和我,谷子就在这沉甸甸的架子下蜕变成白晃晃的大米。牛哞哞地在碾道上走着,父亲朝母亲说,你回吧。母亲朝我说,莫摔下来啊。我当时七岁。临走时,母亲眼里流淌着依恋。

一会儿,父亲下去了,父亲坐在一旁的柴堆边的石墩上,他掏出粗糙的烟丝,又摸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卷了一支烟,然后用火柴点着抽起来。天黑透了,不久,大雨就像倒下来一般,屋檐的椽子就像个决了口的水管,雨像棍子砸着地。我听着雨点砸打着头上的瓦楞,心里害怕起来,总担心雨会打穿瓦砸在我的头上。牛也被瓦房上的雨点声弄得躁动不安,不时想挣脱牛枷跑出碾道。我在架子上扭动着屁股,期期艾艾的。父亲说,你怕啥?父亲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还看见父亲燃着的烟丝,他用力吸时,烟丝闪着耀眼的光芒。父亲说,怕啥呢。他猛吸一口,那光芒朝我心口撞一下。此时,父亲的声音和那耀眼的光芒就像



我心头上空的暖风和温酥的阳光。

我们的谷子碾好时，雨停了，西天边挂着太阳了。父亲卸下牛枷，把碾盘里碾好的谷子用畚箕运到旁边的风车里。父亲摇着风车，大米和谷壳（糠）就分道落下，米落进箩筐里，谷壳就飞扬到远处的地上。父亲说，去叫你妈。

阳光铺在路上像撒了一地的金子。我牵着牛在前，父亲挑着大米和谷壳在中间，母亲揣着畚箕和箢帚在后。邻居们倚在门槛上，都笑着，瞧你们这一家子。父亲与母亲的脸上红晕如霞。

后来有了用电的轧米机，我和父亲就挑着谷子去三四里远的大队上轧米。之后，村里也有了轧米机，父亲独自挑着谷子去轧米房就行了，也不用我去了。轧米简单得多了。父亲说，你去念你的书吧。

我念初二了。

碾米房那石制的碾盘后来被乡亲们拆走了。那牛枷也堆放在一个角落。

碾米房远去了。

石 磨

母亲一大早就挑了一担井水放在阶沿上的石磨旁，井水般清冽的晨曦漫漶着。母亲舀了一木勺水浇在磨盘的顶部，然后用粗糙的手抹着石磨上因多日不用而积淀的土灰。她用手指一遍一遍地抹刮石磨细沟纹里的尘土，动作极精细，仿佛是在钩制某幅绣品。待母亲的手指被井水濯浸得发白时，石磨的上磨盘也被洗净了。然后，她又舀了水倒进磨洞里，一遍又一遍，陈日的积垢被清冽的井水冲刷而出。一桶水用完了，她就用另一桶水。当母亲看见从磨洞里流出的水已泛着青幽的光泽时，伸了伸腰说，总算洗干净了。母亲朝我看了看，用手捋了捋额头的